

从河北省人口迁移看我国人口东移的几个问题

贾秀嵩

进入80年代前后,我国西部“白领”东迁的报导屡见报端;自80年代中期以来,流动大军在我国东部沿海省市涌动更成为热门话题;1987年的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了人口东移大势的存在;“四普”结果表明,东部沿海诸省市,除河北省外均为人口净迁入。其实,河北省也不例外。现就“特例”讨论我国人口东移的几个问题。

一、河北人口外流和西部人口移入

据“四普”10%抽样计算,1985年中至1990年年中,河北人口迁移为净迁出;但以户籍迁移计为净迁入,净迁出系计入大量暂时流出一年以上的人口之故。

1. 迁入河北的人口,从1985年年中至1990年年中,大陆各省市共计迁入河北469140人,其中男性190850人,女性278290人,男女之比为1:1.46。

(1)从源出地看,来自四川的人数最多,占河北迁入人口的15.03%;其次是黑龙江,占9.63%;以下依次是内蒙古,占8.54%,山西占6.1%,山东

占5.4%,河南占5.38%,广西占4.8%,辽宁占4.46%,陕西占4.15%,北京占3.72%,吉林占3.7%,贵州占2.94%,云南占2.3%,新疆占2.2%;其余省市均不足万人,以海南和西藏最少,上海仅1160人。以上数据表明:

迁入河北的人口,以历史上与河北人口交流少的西南地区所占比例最大;

历史上与河北人口交流密切的“三北”地区其次;

从东南沿海省市迁入的人数最少。

(2)从性别构成看,各省市迁入河北的人口,性别构成具有明显区域特征。女性比重最高的是广西,占94.33%,贵州占90%,四川占87.64%,云南占87%,其次是内蒙古占60.73%,陕西占60.6%,黑龙江占57.79%,辽宁占54.49%,吉林占51.2%。迁入河北超过万人的其余省市,北京、天津、山东、河南、新疆,均以男性居多。以上情况表明:

西南地区迁到河北的人口,女性比例异常高,其

保障、没有退养老金的情况下,响应党的号召,实行计划生育,甚至只要一个孩子,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无疑是中国农民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因此,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养老刻不容缓,势在必行:首先,要克服农民生前不惜抛万元为子女办婚事盖新房,却不肯拿出几百元为自己养老做准备的传统观念,教育他们应从有劳动收入有劳动能力时起,按养老保险制度,向保险部门一次性交纳一定数量的保险金,以便当他们年老后,可按月领取养老金。其次,改变土地承包制度。针对农民对儿子的追求是建立在一定的价值判断之上的客观现实,设法找到新的价值“替代

物”来实现农民的心理补偿,这个“替代物”就是延长土地承包期,即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土地养老制度,在农民丧失劳动能力后,口粮田和责任田可以有偿转让,受让人在以后继续承包时,要向有关组织缴纳一定数量的转让经营费,作为转让人养老金的一部分。这样既可以解决目前国家和集体在社会福利方面无力承担更多负担的困难,又可以吸取西方国家过多的社会保障促成家庭解体的教训,还可以消除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减弱农民对儿子的追求欲。

(作者工作单位:辽宁省建平县委)

次是东北；

河北周边及其它经济发达地区迁入河北的人口，均以男性居多。

2. 从河北迁出的人口，由 1985 年年中至 1990 年年中共 665590 人，其中男性 431460 人，女性 234130 人，男女之比为 1:0.54。

(1) 从迁入地看，以迁入北京的人数最多，占河北迁出总人口的 33.73%，其次是天津，占 15.93%；以下依次是山西 7.64%、内蒙古 6.13%、山东 4.62%，河南 4.35%，辽宁 3.17%；再其次是上海、四川、陕西、黑龙江、江苏、广东、安徽、湖北，人数都在 1—2 万人之间；其余省区均不足万人；最少的是海南，由河北迁入仅 570 人，贵州也只有 1180 人。概观以上情况：

河北迁出的人口，主要集中于京、津，两市共占迁出人口数的近 50%；其次是其它周边省，占近 26%；

远离河北，但经济较发达的省市，从河北迁入人数也较多；

河北迁往内地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数甚少。

(2) 从性别构成看，由河北迁往各省的人口均以男性居多。如迁往北京，男性占 68.35%，天津占 50.50%，山西占 65.74%，内蒙古占 63.60%，山东占 60.87%，河南占 64.71%，辽宁占 64.19%；迁往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男性所占比重更高。

3. 1985 年年中至 1990 年年中，河北共计净迁出 240610 人，其中男性 196450 人，女性 44160 人，男女之比为 1:0.18。

(1) 净迁人口分布，在大陆 29 个省市区中，向河北净迁出的有 11 个，依次是四川 53920 人，黑龙江 30440 人，贵州 12600 人，云南 8500 人，吉林 8470 人，新疆 6140 人，甘肃 5080 人，陕西 4590 人，浙江 4100 人，湖南 1590 人，福建 680 人。以上除浙江、福建为沿海省，其余均位于我国西南、西北和东北。

除以上 11 个省市区外，河北均为净迁出。其中净迁入北京 207040 人；其次是天津 70840 人；再其次是辽宁 5500 人，山东 5390 人，河南 3670 人，内蒙古 760 人，这些都是河北省周边省区；另外，向上海和广东分别净迁出 17640 人和 9510 人；向其余省市净迁出人数都很少。以上情况说明：

河北同周边省市均为净迁出，尤其集中于北京和天津；

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开始成为河北净迁

出人口的涉足地；

河北同内地和经济落后地区间，河北均为净迁入。总之，净迁出和净迁入的方位性，在河北表现得十分明显。

(2) 关于净迁人口的性别构成，性别流向的区位特征十分突出，即：向河北净迁出的 11 个省，除福建外均以女性占多数；相反，河北向外净迁出，均以男性人数居多。

综观净迁移情况，可以这样说：边远内地的人口向河北净迁入，以女性居多，而河北以男性为主的人口又净迁入周边省市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4. 以户籍计的净迁移——前面说过，如果以户籍迁移计，据省公安厅统计，自新中国建立至 1990 年，河北人口迁移虽有较大波动，但累计为净迁入；进入 80 年代以来，净迁入呈上升趋势，净迁入峰值达 25.87 万人，仅次于“一五”期间；1985 年至 1990 年共计净迁入 32.21 万人，年均净迁入 5.37 万人。

“四普”的迁移人口，包括已正式转移了户籍和“暂住”两部分，目前暂没办法对二者精确地加以区分。但按迁移原因可粗略地划分：因为工作调动、分配录用、退休退休、随迁家属、婚姻迁移五项，一般均需正式转移户口，其它各项，一般则不需正式转移户口；以此计算，1985 年年中至 1990 年年中，河北户籍净迁入 47050 人，年均不足万人，数值比公安统计小得多，但它也表明河北省是我国西部人口东移的驻入地。“四普”结果河北为净迁出省区，系计入了流出一年以上的“暂住”人口的缘故。

二、对人口东移几个问题的讨论

概观前面列述的情况，可以这样说，80 年代河北在我国人口交流中，一方面接纳西部和北部以女性居多的人口移入，另一方面，以男性居多的本省人口又大量地向外流出，并主要集结于北京和天津。这样的人口变动，其因由和影响都是多方面的。下面就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1. 东移人口在河北“置换”的基本因由

对 80 年代以来我国西部人口东移，一般认为有两方面的基本原因，一是东部地区的经济技术水平原本就比西部高，而改革开放又拉大了这方面的差距；二是相应于以上情况，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力剩余量大而转移力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东移是必然的。

从宏观上看，河北对东移人口为什么只暂起“置换”作用呢？原因是河北省虽然自然资源丰富多样，

且组合较佳,具有资源优势和较大的发展潜力,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直到80年代后几年,河北省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与全国和东、中、西三大地带相比,人均社会总产值、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人均消费额等,皆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5%上下,与中部地带的水平相当,在东部沿海12个省市区中,社会总产值居第9位。另外,基本建设投资同周边和迁往人口较多的省市比,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投资增长速度,均居落后地位。大凡河北为净迁出的省市区,基本建设投资水平一般都比河北高;相反,基本建设投资水平低的省市区,人口向河北净迁入。鉴于此,有以下两点认识:

(1)人口迁移流动,一般是由于区域综合区位优势不平衡,导致势能较低区域的人口流向势能较高区域。在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条件下,资源组合改善地带、资源势能较高地带和资源势能强化地带,对人口移入也具有吸引力,河北即属于这种情况,这是它在经济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对人口移动边“吐”边“纳”的重要原因。

(2)基本建设投资,对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人口迁移流动起着杠杆作用。建国后我国人口重心北移和西移,均与国家基本建设重点投资方向一致,尔今人口重心东移,与国家基本建设重点投资方向也一致。事实表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依然是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基本推动力。

2. 东移人口集聚的“终端”

河北人口迁移的突出特点是,一方面净迁入,另一方面净流出。这样的人口迁移变动,除了资源环境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必须能够流动得出去的问题。从历史人口迁移轨迹和“四普”结果看,京、津一直是河北外流人口的集中驻入地。从某种意义上说,河北

如果不是以其资源优势,同京、津的经济、文化优势互补,组成综合区位优势,恐难想象它能接纳大量的西部人口移入。但西东部人口迁移变动的结局,形成西部→河北→京、津,中间经过“置换”,最终导入京、津。从宏观上计算,西部人口东移集聚的终端是京、津。这一看法,有以下数据支持。一是建国后40多年,河北约计净迁入200万人。而据我们人口迁移典型调查的推算,同期净迁北京和天津约100万人;二是据“四普”,1985年年中至1990年年中,河北共计净迁出19万多人,而同时净迁入北京和天津27万多人,可以说,河北把从西部接纳的8万多人也导入京、津。

由此想到,京、津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何以控制不住呢?从根本上讲是对控制城市职能注意不够,因为健全职能,势必扩大人口规模。从城市演化规律看,不分散城市职能便难以控制人口规模。另外,京、津等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必须同全国、特别是邻近地区进行总体布局,并付诸协调一致的举措,否则便难以奏效。还有,我国人口众多而分布不平衡,对城市人口规模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措施严加控制,人口膨胀的后果将比一般情况更严重。这里有两个数据很值得一提:据我们的典型调查,建国后前35年,在北京净迁入人口中,河北籍的约占三分之一;据“四普”,在1985年年中至1990年年中北京净迁入的约60万人口中,河北籍的也约占三分之一。如果这是某种规律的体现,那么,河北接纳西部的人口不止,则京、津接纳河北人口流入不息,京、津人口膨胀在所难免。

以上浅见,难免偏颇,惟望引起重视和深入研究。

(作者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

~~~~~  
(上接第46页)

里干活、取悦父母及亲戚、生育是妇女的天职、光宗耀祖”等旧传统生育价值观视为生儿育女的普遍意向,取而代之的则是“生育子女在精神上的收益价值和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带给您爱、使您不寂寞、给家庭带来乐趣”的“天伦之乐”和“家庭完全感”。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经济学院人口经济研究所)